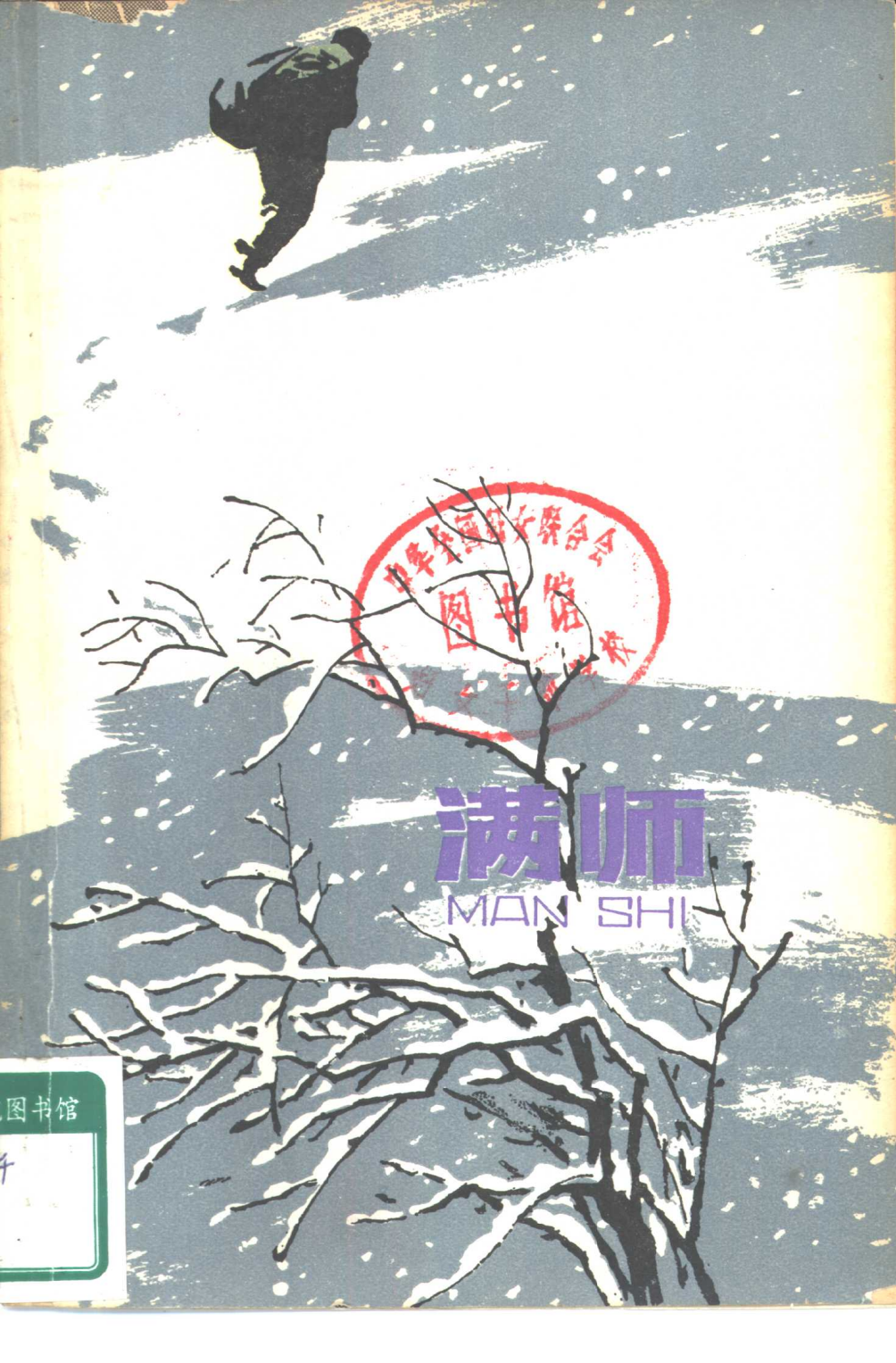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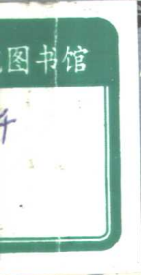




满师

MAN SHI



满师

沈虎根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短篇小说集《满师》写的是旧社会少年儿童痛苦生活。他们想读书，读不成；养了两只可爱的鸡，被迫卖掉；在药店里当了三年学徒，非但没有满师，反被老板赶出店门。

这究竟是什么原因？这本小说集通过生动的情节，形象地告诉我们：这一切都是罪恶的剥削制度造成的。

少年儿童们，你们生活在新社会是多么幸福啊。希望你们不要忘记旧社会的苦难，发愤学习，努力工作，为把我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而奋斗。

满 师

沈虎根 著

王韵音插图·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.5 字数 54,000

1978 年 11 月第 1 版 197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,000

统一书号：R 10024·3559 定价：0.22 元

目 录

我要在夜里安宁.....	1
满师.....	6
小师弟.....	24
大师兄.....	49
鸡.....	63
新米饭.....	73
读书的故事.....	88

我要在夜里安宁

我第一次学生意时，还只十二岁。

说起学徒生活的苦楚，是三日三夜也诉不尽的。每天的工作是挑水、劈柴、烧饭、抱小孩、洗尿布、倒夜壶、烫老酒……整天这样昏昏乱乱地干着。只有夜里的六七个小时才是我自己的时间，只有在这时我才真正尝到做人的滋味，因为这时我才能有在被窝里流流眼泪的自由，然后甜甜蜜蜜地睡着，一直到第二天。我常常在这时想：“多么难得的安宁啊！”

可是后来连夜里的时间也不完全属于我的了。

老板的儿子叫俞车财，我叫他师兄。他的老婆我叫她师嫂。我的床铺是搭在他们房里的。这位师嫂也不是个好东西，活象戏文里的“妖妃”。有一次她从我床前走过，自己不留意，眼睛撞在我的蚊帐竿子上。这一下可不得了啦，她立即扑在师兄怀里哭个不停，师兄就跑过来将我的蚊帐一把拉下，恶狠狠地说：

“从今以后，不许你再撑蚊帐！”

这样，我在白天忙乱了一天，而在晚上还要喂蚊子，倦乏的身子一倒下去，蚊子就嗡嗡嗡的围拢来，两手抓得似刨黄瓜。终于晚上也得不到安宁了。

接连一个月，身上被蚊子咬得全是疤。母亲来问我，我怕她难过，没有对她实说。她以为我生了“癞疥疮”，还用了六莲树根合上猪油，调成“药料”来给我擦。这时我唯一的希望是秋天快过去，因为到冬天蚊子就没有了，就是不撑蚊帐也不要紧了——夜里的时间又是我的了。

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蚊子也渐渐地少了。无蚊的冬天快要来了，我的心里浮起一阵希望。

左盼右盼地盼到了冬天，蚊子虽然没有了，可是我在夜里仍然得不到安宁。



这师兄不知打从哪里牵了一只小狗来，起名叫“来富”，意思是来了这只狗他们就会更加“富”起来。他爱这狗象宝贝一样，让它睡在房里。他还笑着对老婆说：“我们房间里从今多了一个保驾的啦，一个是雨墨，一个是来富。”我听了很气忿，将棉被往头上一盖，不愿再听下去。

这只狗竟和他的主人一样刻



毒（大概是前一个主人教惯了），一夜工夫要大小便数次，而且一定要到房外去才肯大小便，不给它开门就会“呜哩呜哩”地吵个不休。这时师兄就要厉声地骂：

“死人，来富要解尿了，还不爬起来给开开门！”

为了这只狗，每天晚上，我总得要惊醒好几次。十二月的大雪天，无情的西北风狮子般地吼叫，吹在身上象刀刮一样，等它在房门外解完尿摇头挥尾进来睡时，我已冻得周身发麻，牙齿抖得象开机器。第二天眼睛红得象油光桃，还得照常干活。就这样，我白天的时间被老板剥夺去，夜里的时间被这条狗剥夺去。我真恨透了这条狗，心想：“要恢复我夜里的安宁，除非将它弄死！”

几天后，我借着到后面塘里去挑水的机会，将它

慢慢地诱到塘边，一把抓住领鬃毛，“扑通”抛在塘中心。我这时心里“别突别突”地跳得很凶，赛过犯了一条人命案子似的，因为从我出生以来，从没有做过这样“杀生害命”的事。我想：“这一下可出了我这口恶气，今后夜里的时间又是我的了。”

不料，我一进门刚放下水桶，师兄劈头就是一拳，打得我鼻血泉水似地往外涌，晃了晃身子几乎倒了下去。我一面用双手按住鼻子管，一面定睛一看，只见那只水淋淋的小狗坐在门角里用仇视的眼光向我扫射。原来我把它抛到塘里时，一时心慌，忘记绑上一块石头，被它逃上了岸，而且比我先跑到店里。我想：“这一下可糟了，不知是哪个告诉了的！”

师兄板着脸，抽动着脸上的横肉，杀气腾腾地，恨不得将我一口吞下去。他狂跳着说：

“你良心这么黑，老子也叫你吃吃苦头！”说着将我一把拖到塘边，猛地一下，“扑通”抛在水里。我在水里拚命挣扎，吞了好几口塘水，才划到岸边，抱住一根枯杨树根，然而我已经力气用尽，上半身在塘滩上，下半身浸在水里晕倒了。

“要淹死的，快拉起来呀！”有几个善良的邻妇惊得尖叫起来。

“车财！你再不拉起来，老子也打你下水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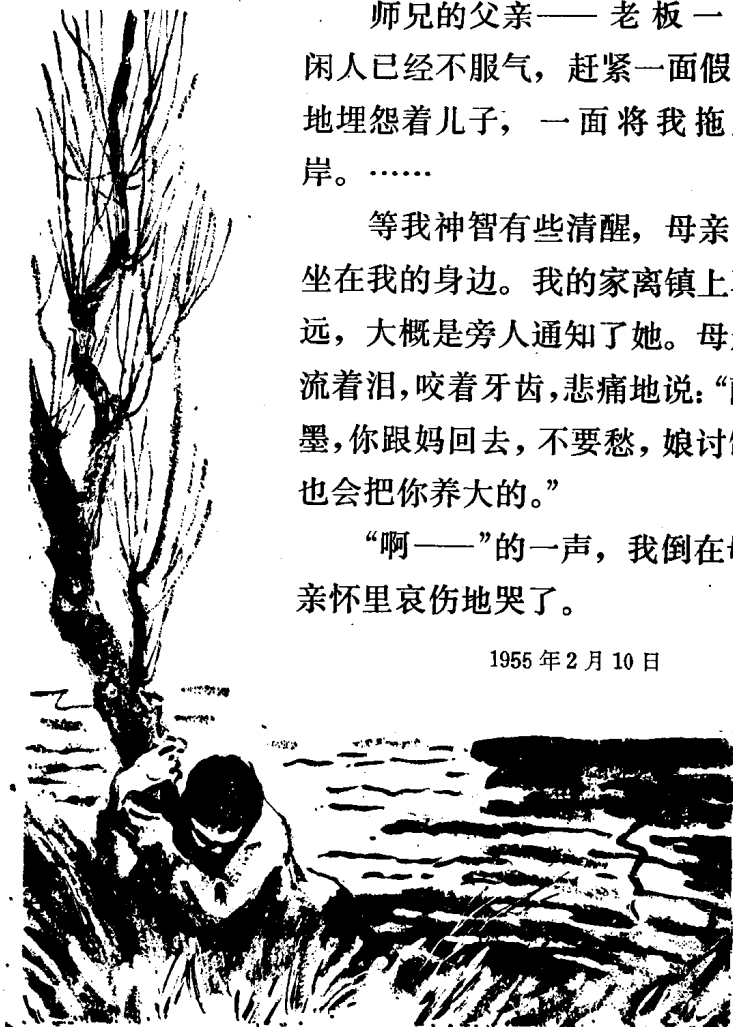
“妈妈的，哪里可以用这种手段对待学生子！”周围看的人都愤愤不平起来。

师兄的父亲——老板一看闲人已经不服气，赶紧一面假意地埋怨着儿子，一面将我拖上岸。……

等我神智有些清醒，母亲已坐在我的身边。我的家离镇上不远，大概是旁人通知了她。母亲流着泪，咬着牙齿，悲痛地说：“雨墨，你跟妈回去，不要愁，娘讨饭也会把你养大的。”

“啊——”的一声，我倒在母亲怀里哀伤地哭了。

1955年2月10日



满 师

1946年，我十四岁那年，虽然学生意已经吃过一次“回汤豆腐干”了，但为生计所迫，再一次地由熟人介绍到陈镇去，在一家带卖少量西药的中药铺里当学徒。店号叫宣德堂，老板叫宣福相。

老板一共收过六个学徒。二师兄在快到满师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了什么事（那时我还未进店），被老板解雇了；所以现在店里只有管账的大师兄、三师兄、我和师弟四人（另有一个师弟，以后再交代）。至于老板为啥要收这许多学徒，他曾和一位姓吴的结拜兄弟谈起：“收学徒便宜呀，不拿薪水又能叫他多做生活；用个伙计起码担把米，又不好意思叫他扫地、烫酒、倒脸水。”

大师兄是老板的开门学徒，在这爿（bàn）店里已经住了九年了。这长长的九年当中，他没有请过一天假；店里规定一个月理一次发，钱可以在店里支付，他却愿意拖到两个月才去理一次；人家吃一餐饭要二十分钟，他却只要十分钟；人家吃饭要用菜，他却只要淘一些隔

夜的菜汤就够了。他一天到晚讲不到几句话，也不轻易走动，总是默无言地整天守着账桌；骂不动火，打不动气，真是一个道地实足的“老实人”。（据邻人们说：大师兄刚来时也同我们一样是个“小滑头”，是在老板手下折磨了九年才变得“老实”的。）在我进店不到三个月，他得上了肺病，经常吐出大口大口的血，死白色的脸加上囚犯似的长头发，格外显得虚弱。他老是一动不动地坐在账桌上，从柜外望过去活象一个木头人。

因为老板需要象他这样的人，所以把他留在店里。过年过节，老板也叫大师兄面对面地坐下喝上一杯红酒；而大师兄呢，总是在再三推辞不了的情况下，才很不自然地呷(xiā)上一口就走开了。他也不常和我说话，只在晚上教教我算盘。他平日不愿我服侍他，只有吐血吐得在床上不能动弹时，才叫我送点茶水。

三师兄和大师兄不同，平日爱讲笑话。比如西药瓶上WXYZ几个外国字母，原该读“特勃留”“爱克斯”“外爱”“叙”，他却故意念成“大鼻头”“眼泪水”“往外挤”，惹得大家哄笑起来。他和我关系很不好，因为他很会拍老板马屁，会在老板面前挑是挑非地讲我们不好。比如大家做成功的生意，他会在老板面前说是他一个人做的，说我们闲着不管。所以我只服帖大师兄而不服帖他，连“师兄”也不叫他一声，只叫他“云庆”。

这样一来他愈发恨我，更加处处作弄我了。当然，说起来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生活细节。例如，有一个晚上，人们都睡着了，我和他两人温习完珠算，一同到茅坑头去大便。茅坑棚里面墨黑的，外面的路灯照不到里面。他先上坑解了，我站在一旁等他。当时我都急得两脚发跳了，他却故意“嗯，嗯”地哼着不肯起来。经我一番苦苦哀求，他才站了起来。哪知我一坐上坑，“啊呀！”沾上了一屁股屎，原来他故意将屎解在坐坑上。这时他还笑着说：“哈哈！叫你吃‘米田共’呀！”

当天夜里他显得有点后悔起来；他以为我是会去告诉老板的，生怕闹出事情来。到了第二天，他竟先发制人，起了一个大清早去老板家里报告，说我将屎解在坐坑上戏弄他，害我被老板骂得头也抬不起来。我实在委屈不下，回店时就扭他到大师兄那里去评理。大师兄显得很为难，说：“唉，大家吃着别人家的饭，都是苦恼子人，何必这样欺来欺去呢？”

真气人，他这种恶作剧只是对我一个人的。这天大概因为大师兄是个老实人，又毕竟是他师兄，不好意思欺侮；而小师弟则是把他当做一个师兄来尊敬的。只有我是犟头犟脑地对他不肯服帖；虽然我们两人也有很要好的时候。

说也奇怪，尽管三师兄这样调皮，逢到我和师弟问

起他：“二师兄是怎么被解雇的？……”他便会突然脸孔变色，心神紧张起来。所以每当我吃了他的亏之后，就会故意问问他这件事，使他不安不安。其实那时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的。

老板的最小一个学徒——我的师弟，还只十二岁，和老板的大儿子同般年纪。不过老板的儿子还要躺在地上打滚，而他却要自己挣饭吃了。他既不象大师兄那样地默默无语，也不象我和三师兄那样地斗来斗去。他独个儿做他自己喜欢的一套，那就是在老板走出以后，偷点闲暗暗看看那些《大侠欧阳德》《小侠丁怪怪》《金镖黄三太》之类的小人书；或者是学学绘画。他见了那个头发烫得象狮子狗似的老板娘，就要一次又一次地不怕重复地把她画下来。他有股孩子气，凡是他所心爱的东西就不肯让人碰一碰。比如他藏着一本从《大公报》上陆续剪下来的连环画《三毛流浪记》，我翻了几张，觉得里面三毛的遭遇和我们的遭遇一样，我再三向他借阅，他总是不肯。我对他说：“这里面的生活同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，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吧！”他也不肯，甚至当我送他一把油纸扇作为交换的条件时，他还是一个不答应。在他进店之前，我们也曾有过一个小师弟，死得很可怜，我们把对死掉那个的感情也用在他身上了，因此都对他较好。

我们这店里就是这样一伙人。

三师兄再过三个月就要满师了，我和师弟都很羡慕。因为满了师总比当学徒要自由些，除了不被打骂之外，还可以按月拿到一些薪水。

可是，奇怪得很，三师兄近来反而闷闷不乐起来。当我们用羡慕的眼光和祝贺的口吻对他说：“喂，总算给你熬出头了！”他却摇头叹气地说：“唉，到了那时再说吧！”

有时我和师弟为了引起三师兄的高兴，故意当着他的面问大师兄：“大师兄！你刚满师的那年，薪水几斗米一个月？”“五……斗……”于是我们便撑开五个手指，到三师兄面前掠几掠，意思是：你快要五斗米一个月了。哪知三师兄一扭身就跑开了。“你们尽管谈这做啥？”大师兄摇头叹气地说：“吃人家饭，哪会好得出……”

三师兄近来起床特别早，别人还是睡得很甜的时候，他就独个儿在店里踱来踱去。晚上也睡得特别迟，人家已经深入梦境了，他还半坐半睡地在那里发呆；甚至有时到了半夜光景，还会起来冲点开水喝喝。这样接连几天，人倦乏了，就安静几夜，但不久又回到这种状态里。我以为他病了，就问他：“云庆，你若是病了，趁老板不在店，你就闲着点，生意由我代你做。”然而他却

摇摇头。

有一天半夜，我已一觉睡醒了，三师兄还在那里踱来踱去。只听见大师兄对他说：“云庆，睡吧！他对你比较看得惯，不至于会那样的。”“我也是这样想，平日我替他做了不少事情，这次对我大概不会那样毫无情义。不过他的为人啊，你也是晓得的，所以……”从此，三师兄变得疑神疑鬼起来。

三师兄的疑心病是少见的。有一丝儿的风吹草动，他就会提心吊胆地问个不清。例如老板有两个老婆，大小老婆是分开两个地方住的，老板通常是住在小老婆处。有次老板的小老婆叫了我去盘问我：“先生有没有到大老婆那边去？去的时候有多少钞票带去？去了几次？拿了多少钱？……”可是等我一回到店里，三师兄就劈头问我：“师母叫你去做啥？”我当即将情况一五一十地讲了，而他仍然不相信。为了这，他特地买了一包花生米给我，和我睡在一起，问三问四地问到了半夜，我的每一句话他都要细细咀嚼、复问，迫得我只得赌咒：“我如果骗了你，将来不得好死！”这样他才停止了追问——似乎放心了。

我对三师兄的这种苦恼，又是同情，又是不了解。谁都认为“满师”是我们当学徒的大喜事，因为满了师就可以结束痛苦的学徒生活了。

拿师弟的话来说，他有三个希望：一个是希望自己生重病，因为生病回家是不坍台的；另一个是希望店里火烧了，因为店里被火烧而回家也是不坍台的；再一个希望是老板死了，因为老板一死，或许可以自由一些。我也常有这样的想法。当然，这种想法是天真的。回到家里肚子怎么办呢？不过到了被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，也会忘掉肚皮问题，想着回家。显然，这种想法是不能实现的，那唯一的希望就是“满师”了。我和师弟两人为了计算满师的日子，特地每人放着一千粒大米，每逢早晨扫地时，就丢一粒给鸡吃；意思是一千粒米丢完也就满了三年，我们的出头日子也到了。所以每在早晨丢掉一粒米时，心里就要轻松一下，觉得出头的日子又近了一步；这样似乎也觉得做人有些趣味了，心头不免要浮起一阵快感。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去看，没有丢掉的米还有不少，于是我们心里就埋怨日子过得太慢了。我们想，三年时间这样长，小人书上的孙行者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，不知他是怎样熬过来的。

现在眼见三师兄快要满师了，怎的不叫我们羡慕呢！可是三师兄却为什么反而闷闷不乐，坐立不安，睡也睡不着，吃也吃不下呢？……一连串的疑问在我心里成了一个“谜”。

有一天上午，我们照例在谈三师兄的事时，猛听得

后面的铃声大作，大家都以为老板来了，便迅速地站了起来，立得毕恭毕敬。可是推门进来的不是老板，而是他的儿子。

“雨墨！爸爸叫你去，快一点！”

“叫我？”

“是的。马上去！”

大师兄和三师兄这时又不约而同地神色惊惶起来。我心惊肉跳地一步一步地直往老板家里走去。我晓得这次老板叫我去，不会有好事情的。我虽然在他店里还不到一年，但他的为人我已经了解得十分清楚了。

老板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，药铺刚开张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小摊子，后来凭了他的“聪明”发起来；特别是他又会做医生，这在他也是一门生财之道。他把药方上的字故意写得别的店里不认识，便成了自己店里的独揽生意。

老板不仅在经营上有他的一套，而且在待人处世上也有“超人”的手段。他不肯在别人面前做凶人，凡是做凶人的事都叫我们出面。有一次，一个农民来请他到十里路外的乡村去看病，他见农民只推了一部羊角车来接，很不满意；可是也不好开口，唯恐被别人说：“你挂着‘贫乏不计’的招牌，为什么坐羊角车还埋怨呢？”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叫我们学徒出面